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宜山县洛东乡壮族社会历史概况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編 印 說 明

宜山县洛东乡是比较先进的壮族地区之一。当地居住着壮、汉两个民族，其中以壮族为主，占80%以上。这里地势较平，交通方便，在生产上受汉族的影响也较大。我组于1958年11月9日前往该地，在各级党政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支持下，对壮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了解，至同年11月23日工作结束为止，历时半个月。先后参加调查和初步整理资料的有韦文宣、王天奖、谈琪、唐兆民、张介文、颜世杰、吴琼等同志。由于另有任务，这份资料当时未曾详加整理，早日付印。至今已隔数年，而参加工作的绝大部分同志又因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早已离开我组，前往新的岗位。现由唐兆民、李维信两同志整理付印。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5年11月

目 录

壹、概 况	(1)
貳、歷 史	(4)
一、历史概述	(4)
二、民族来源	(7)
叁、经 济	(11)
一、农业	(11)
(一)土质与农作物	(11)
(二)生产力	(13)
(三)生产关系	(29)
(四)解放后农业的发展	(36)
二、手工业、工业	(45)
三、商业	(55)
四、副业	(58)
附 录	
一、有关洛东乡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农业生产的情况	(60)
二、洛西乡妙调社的一些情况	(61)
肆、政 治	(64)
一、封建王朝统治时期	(64)
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	(68)
三、洛东地区的乡约	(69)

伍、文教卫生	(71)
一、清代至解放前的教育情况	(71)
二、解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	(73)
三、医藥卫生	(75)
陆、人民公社化	(81)
一、人民公社的建立	(81)
二、组织机构	(82)
三、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83)
柒、宗教迷信与节日	(84)
一、宗教迷信	(84)
二、节日	(87)
捌、生活习俗	(88)
一、家庭与家族	(88)
二、婚姻	(89)
三、丧葬	(91)
四、衣食居住	(92)
 附 录	
一、《宜山县志》摘要	(94)
二、宜山新山歌	(101)

壹、概 况

洛东乡于1958年撤区併乡时建成。全乡境域，包括原来的洛东、大曹、寻田三个小乡。併乡不久，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建立了一个人民公社——洛东人民公社。现在全乡共有37个自然村，6个生产大队；队办公室地点，分别設于大冲、坡欖、王格、大曹、塘冲和寻田等村。除大曹、塘冲、木見、大成4个村約300戶是汉族外，其余都是壮族聚族而居的村庄。据1958年8月統計，全乡共2,163戶，10,039人。其中工商业20戶，凡65人。从事农业的凡2,143戶，9,974人，其中男性4,846人，女性5,128人；主要劳动力2,674人，附帶劳动力1,510人。

耕地土质，以壤土、黏土为数最多，而且絕大多数都在平壩上，共計水田16,471亩，旱田1,463亩，畚地9,908亩。田地合共27,842亩，平均每人占耕地2.7亩有奇。

乡內壮族居民，以韦、覃两姓为最多，其余則为彭、梁、廖、兰、莫、謝、何、黃、樊、鍾、罗、周、张、姚等姓。汉族有周、程、张、黃、罗、韓等姓，而大成村韓姓，原为韦姓，是最近三十年左右才改韓姓的。而这些汉族聚居的村庄，都集中在乡境北部，即唐代的曹洛县治所在地大曹村附近。

壮族自称为“布宗”（pú zǐōng）。呼汉族为“布滾”（pú guǎn），“滾”即“官”的对音，意即讲官話的人。呼苗族为“温苗”（wēn miòu）。呼瑶族为“温友”（wēn yóu）。呼仡佬族为“布整”（pu kjím）。

洛东乡在宜山东南約40里，东界三岔乡，西連洛西乡，南邻平南乡，北接柳城县六塘乡。环乡四周皆山，中間却是一片肥沃的小盆地，东西約二十里，南北約十五里。地面开豁。

乡境边缘，尽是石山，具有喀斯特地形的特点，到处奇峯兀立。乡內的山，都各有名称，其中最著名的，照当地俗传：“东有‘挂榜’（在三岔口），西有‘灯台’（在洛东圩后），南有‘大坡’（在坡欖村后），北有‘群羊’（在大曹村后）。”石壁間常有深邃的岩洞，地下也往往如此。因此，穿山过洞的溪水，以及从伏流中涌出的源泉，所在多有。当地壮族，称这种由地下涌出的流水，大者为涝（lēn），小者为泵（mèn）。如涝村和泵村，均以此种涌泉而得名。

乡境大河为龙江，自西而东，沿着北境奔流，經三岔乡而入柳江县境。此水可通木

船，有航运之便；但因河床过低，而无灌溉之利。可供灌溉稻田的，倒反是由山峒中流出的三条溪流：一发源于宜山县南部的水头山，北流經那养村，入洛西乡境，折而东流，經王客村而至大曹村附近，汇合发源涝村的溪水，注入龙江。一发源于平南乡的板罗村背之大涝，东北流約三里，折而北流，經朋友村后的山隘而入乡境，复經冲翻、板亮等村，至坡欖村南，支分为二：左支流經坡欖村西，至花流村前，北流經方田、田心等村，而注入龙江；右支流經坡欖村东，出喇坡村前，又分一小支，北流灌溉上摩、思九等村稻田，主流則东北奔流，經大安至山脚村，納山脚的泵水，至洛东車站附近，流經覃田村而注入龙江。一发源于涝村之大涝，向东北流經泵村，納泵村之泵水，再东北流經吳村，至大曹附近，汇合洛西流来之溪，注入龙江。这三条溪水，虽然寬不过一丈，深不过三尺，但全乡 16,000 多亩稻田，完全仰賴它来灌溉。其中由洛西流經塘冲、大曹等村的一条，源較远而流量較大，經冬仍能保持可資农田灌溉的水量以外，发源涝村泵村一条，也經冬不涸，故有“龙死不旱”之諺。只有发源板罗村的一条，到了冬天，溪水就消滅甚大，如果遇逢春旱，則坡欖、花流、喇坡、思九、大安等村附近稻田，便因缺水灌溉即不能进行春耕。此外，溪底多是石灰岩，罅隙甚多，若不勤加补塞，水从罅隙中漏去。也将影响灌溉。

乡境当桂黔的要冲，現黔桂铁路，由西而东地横貫境内。在铁路尙未建成之前，由广西柳州通往贵州独山的古道，大致也是沿着这条铁路綫的。如以乡人委所在地（旧圩）为中心。东行至柳州不过 200 里，20 里至三岔，再 10 里至洛黄，过此即是柳江县境，地与柳江的流山、洛满、成团（旧名二都）接界。西行約 20 里至洛西，再 20 里而达宜山县城。西北行有大路可通柳城，20 里至六塘，再 90 里而至柳城县城。这条交通綫，还是較旧的古道，在明末以前，桂黔交通孔道，是由柳州經柳城，再經六塘，而抵大曹，复西行經庆远府城而通貴州的，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岳和声来庆远做知府时，便是沿着这条古道走的。有他所著《后驂鸾录》可証。南行約六里，到冲翻村，越喇隘山坳即为平南乡境，有路可通南乡圩和袄峒（現名欧峒）。这些一带即为清代理苗县丞的轄境。此外，村屯之間，都有大小路径互相联系。解放后，并于洛东圩修筑了一条公路通往黔桂路的洛东車站附近，如果把桥梁涵洞再加修筑，即可通車。現全乡 6 个生产大队，都已安装电话，彼此联络，甚为方便。

洛东圩是乡境内唯一的圩市，住戶仅 33 家，人口不过百余。街道狭窄，解放前只有一两間小杂货店，每逢圩期，赶集的最多不过 500 人左右。但在本乡附近，却有几个較大的圩市，西面的洛西圩，东面的三岔街，东北面的六塘圩（屬柳城），南面的南乡圩，与洛东圩相距各为 20—30 里。

乡境屬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溫度在 20℃ 左右，最高 37℃，最低零下 2°—

3°C。夏季有 6—7 个月，5 月—10 月，春秋季节有 4—5 个月，冬季仅有两个月左右（12—2 月）。霜雪很少见到。全年平均雨量为 1,284 毫米，大部分集中于 5—8 月份，约占总降雨量 70%；2—4 月份次之，约占总降雨量 20%；1 月及 9—12 月降雨极少，约占 9%。年日照时间在 1,560 小时以上。全年四季，都是作物生长季节。这对于当地的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境内地面平坦，土地肥沃，物产资源相当丰富。粮食作物，计有稻谷、玉米、大麦、小麦、荞麦及红薯、芋头等薯类；技术作物，计有黄豆、甘蔗、芝麻、花生、油菜、蓝靛、菸草等。矿产则有铜、铁、煤、硫磺、石英石等。

全乡现有农业中学一所，是在大跃进中开办的，学生共 56 人，小学 7 所，完全小学一所，卫生院一所，卫生所 6 所（每个生产大队各一所），中心俱乐部一所，此外，每个大队都有供销部和信用部。还值得一提的，宜山第三中学校址，也在乡境之内，开办至今，已历三年。当地农民子弟上学，极为方便。

全乡每个生产大队，都已建立了党团支部。全乡共有党员 78 人，团员 200 多人。

貳、歷史

一、歷史概述

宜山县境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域，历史是相当悠久的。据地方志記載，远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之后，郁林郡屬的定周县，即今宜山地。其时并曾筑有土城。至唐朝天宝元年（742），宜州刺史吳怀忠修筑宜州城，即因汉代土城而易以磚石（見1918年纂修《宜山县志》卷一）。其說虽未可尽信，但在唐代以前，这个地方早已为封建王朝有所經營，似乎不应加以怀疑的。因为，宜山在广西中心地区的柳州的西偏，两地相距不过260里。封建統治者为了巩固柳州这个中心地区的政治和軍事地位，力图把势力伸张到西偏的宜山地区，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不过，这是一个山重水复，易守难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自汉以后，历三国、两晉、南朝以至于隋，封建王朝的統治势力，在宜山地区似乎还长期地处于消退状态，故在汉文史籍和方志中都沒有这个地区的有关記載。

到了唐代，有关宜山地区的軍事和政治的記載，已經比較詳明。也就在这个时期，唐代封建王朝的統治势力，已經比較穩固地伸张到这里来了。据汉文史籍記載，現在的宜山县境，是唐代的龙水、崖山、东壘、洛封（后改洛曹）等县的境域。而且还包括环繞着这些县境的三个羈縻州——即溫泉州、琳州和蕃州。这三个羈縻州之下，又各領二至三个县，共八个县。唐代封建王朝的統治势力，既已伸入了这个地区，而又把这片少数民族聚居区割裂得七零八碎来設置州县。从这些事实来看，一方面固然可知当时的統治势力已經相当得逞；但另一方面，却也可知当时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并不怎样貼貼服服，而是仍然在不断地坚持斗争的。不然的話，統治者就用不着把行政区域割得这么小块，更用不着仅仅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上层人物来統治这里，讓他們与封建王朝之間仅仅存在着若即若离的“羈縻”关系了。

到了五代时期，宜州先后屬于楚馬氏和南汉刘氏，当时封建王朝对这里的統治势力，似乎較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表现在把崖山、东壘两县，一齐併入龙水，使唐代縱橫各約50里的龙水县境域，有了一些扩张。其它方面的实际情况，仍然不甚清楚。

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的統治势力更进一步加强，原屬柳州的洛曹县，也併入了龙水（后改宜山），归宜州管轄。原有的羈縻州，也从此次第归併。到了明朝，已經不再有溫泉、琳、蕃等羈縻州的名称。明封建王朝为了实现“分而治之”和“以土治土”的反动統治政策，代之而起的，便是把宜山县內一些少数民族反抗斗争較强的地区，分割开来，設置永定、永順正副三个土司。清代封建王朝，继承了明朝統治者的老办法，这些土司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在雍正年間，在县境东南部划出了功德、窑灰、清潭、南乡四里，移宜山县丞管轄，即俗所謂理苗分县。

必須一提的，宜山县城自唐初以至清末，一直附在宜州州城或庆远府府城之內。这也就是说，宜州或庆远府这一个上一級的統治机构，一直設置在宜山境內。因此，宜山县境，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設州置府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方面显得宜山早已成为統治者心目中的重鎮，另一方面，也显得封建統治势力在这个地区是比其它地区更为强化的。

从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看来，宜山自唐代以后，既已成为广西西北部的一个政治中心和軍事重鎮，随着封建統治的逐步加强，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劳动人民亦越来越多，由于民族之間的接触日益頻繁，彼此在經濟、文化方面得以取长补短，特别是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技术，得以传入，对于社会經濟文化的发展，必然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現在的洛东乡，即清代的雒东里，即唐代的洛封县或洛曹县境。《太平寰宇記》載：“洛曹廢县，旧洛封县，在洛曹山。”《庆远府志》載：“唐宋洛曹县，今县（按指宜山）东四十里，雒东里大曹堡等地。”《宜山县志》載：“洛曹山在洛东里大曹渡口。山势如列屏，下瞰龙江，土人营其上为寨。宋时洛曹县在其下。后改为大曹鎮，今廢，遺址犹存。”現在乡境內有大曹村，村背便是龙江，江北石山綿亘，崗巒起伏，形势险要；地当黔桂路側，也就是在黔桂交通古道之冲。这个村落附近的山上，便是洛曹县治所在地。宋代把洛曹县併入龙水县（后改宜山县）之后，大曹一地，仍然是个軍事据点和經濟要区。如明代的大曹驛，清代的大曹堡都設在这里，直到清朝晚期，在大曹村附近的龙江岸边，曾經開設过盐埠，遺址至今尚存。

远在一千数百年以前，洛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中心或軍事据点，这是和它正当交通要冲分不开的。就省际來說，由广西柳州通向貴州独山都匀的交通古道有二，古道是从柳州，西北至柳城，再从柳城沿着龙江西进，經头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而达大曹，途程共約 200 里；再由大曹西进，40 里而至庆远府城，也就是宜山县城。再西經河池、南丹两县境而通貴州。这条古道，在明朝末年还是黔桂交通主要路綫。后来不知在清朝什么年代，才改由柳州西进柳江县屬的成团、洛滿、流山等地，入宜山县境之洛黃、三岔而达大曹；会合上述古道之后，再經宜山、河池、南丹而通貴州

的独山。由此可知，洛东是上述两条古道必經之处。历代封建統治者，为了保持广西省境西北部通向庆远府这一政治軍事中心的交通，为了保持黔桂两省的交通，对于这个交通綫的一点，是沒有任何理由不加以十分重視的。因为，不如此，不但在当地的統治地位无法巩固，就是柳州这个广西腹心重鎮，也将受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极大压力。今試翻閱史籍，即在唐宋两代封建統治势力已經較强地伸入庆远府轄境之后，被統治階級称为“撫水蛮”的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不絕如縷。明代以后，聚居宜山西部和西南、西北等处的壮瑶两族人民的所謂“三巢”，为了反抗統治階級的压迫、掠夺与剝削，也还經常地給封建統治者以打击。封建統治者对于这些反抗斗争，他們往往处心积虑地采取措施。如果他們无法保持着統治区內的交通綫，就更无法巩固这个統治区的政权。这是可以理解的。

洛东成为重要地区的另一原因，則是由于它与柳城和被統治者目为“难治之区”的永順副长官司及理苗县丞接界。洛东的东北，隔龙江即为柳城县境的六塘。六塘却又与冲墨和永順副长官司等处相接。洛东的东南，紧接理苗县丞。而理苗县丞的轄境，又是在清雍正七年划割忻城土县的功德、窑灰二里及永定土司的清潭、南乡二里而成。这些地方都是重巒叠障的山区。封建統治者把这里划作理苗分县，分而治之的原因，就是由于“最称难治”。历代封建統治者在洛东設城堡，置戍兵，一則是为了扼守宜山县和庆远府境的东方門戶，再則是为了防范附近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

正由于洛东地区具备着地当交通要冲，并与邻县接壤，以及接近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比較激烈的山区的特点，所以远在一千几百年前，就已成为政治和軍事的重点。历代封建統治者既然重視了这个地区，为了巩固这地区的統治，必然在当地的經濟和文化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促使当地居民的一切，都能为反动統治服务。从而客观上在經濟、文化和民族关系各方面，便要发生为封建統治者所不能預期的推动作用，足以促使当地經濟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发展，足以促使外地民族与当地土著民族由相互杂居而逐漸趋于感情融合。例如，封建統治者要在这里駐兵，其目的本来是为了鎮压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但是那些来此防守的兵員，当然有不少的人是从外省外县征調而来的，其中必然也有不少在經濟文化方面都較先进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先进地区的汉族人民。这样，他們就有可能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帶到当地，促使当地土著民族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正由于这样，所以洛东一带，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文化方面，都較广西境内一般壮族地区为高。

二、民族来源

洛东乡境以内的居民共 2,163 户，除约 300 户是汉族外，其余都是壮族。全乡共有自然村屯 37 个，除大曹、塘冲（包括蒙村）、木见、大成四村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外，其余各村都是壮族。而且汉族都集中地住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镇或大曹堡的附近，四村互相毗连。从而可以看出乡境内的汉壮两族的住区，也是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是错落相处的。

聚居在洛东乡内的壮族，最多的是韦姓，分布于乡境东南两面的泵村、涝村、同上、大冲、小冲、花流、坡欖、比七、板亮、冲翻、朋友、喇坡、大安、山脚等村，且多聚族而居。其次是覃姓，分布于乡境东北面的田心、覃田、维社、社村等村，也多是聚族而居。再次则为罗姓和彭姓，前者多住在乡境西部的罗村，后者则住在南部的思九村。其余梁、廖、鍾、樊、謝、何、莫、兰、黄、姚、周、张等姓，则多数分布在乡境西北一带村庄，且多数姓杂居。汉族计有周、罗、蒙、韦、程、王、张、李、姚等姓，除周姓多数居住大曹村，韦姓（近三十年来改为姓韩）居住大成村（原名大村），罗姓和蒙姓多数住在塘冲村外，其余各姓，则互相杂居，不过绝大多数都住在乡境北部，而且村落还互相毗连。

追溯乡境内的壮族祖先来源，在明朝以前定居在这里的，已经不能找到。现住这里的，根据老人们的口述及一些有关文字记载，都是明末和清初从别处迁来的。而且韦覃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姓，原籍既相同，迁来的时间也不相上下。例如现住泵村、大冲、小冲、花流、同上、涝村、比七、板亮、冲翻九村的韦姓，自称是同宗共祖的子孙。据老人们的口述及墓碑记载，他们是从宜山县都街迁来的。最初迁至这里的始祖是韦德律，至今共历十六代。如果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中间所历十五代人，约为 375 年，从而推知他们迁来洛东的年代，大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至于迁徙的原因，据大冲村七十二岁老人韦昭兰口述，当时洛东人口很少，他们的祖先是迁来开垦的，田心、覃田等村的覃姓，也是当时一道来此的。而且来此开垦之说，曾记载在他们的宗支簿上，惜宗支簿在抗战淪陷期间散失，致无从查对。又据覃田村六十二岁老人覃庆芬（洛东乡卫生院医师）口述，他们祖先来到洛东，至今已十七代。其原籍地址，也与韦姓的传说相同。现住坡欖村的韦姓，如果按照他们宗祠内的祖先神位牌上记载的代数计算，从始迁到此的祖韦副通算起，至今仅为十三代，如按 25 年为一代，中间共历十二代，则为 300 年前左右，才迁到这里。时间约当清世祖顺治末年。但据他们清德宗光緒六年所刊的宗祠碑文，却有：“如我輩始祖，自皇明乐业此庄”的记载。据此可

知韦副通迁居坡欖的年代，至多也不过是明朝末年。此外，其他人口不多的壮族各姓，我們虽然没有逐一調查，但据調查現住泵村的莫姓和思九村的彭姓，都說韦覃两姓先到洛东，他們的祖先是后到的。

又据喇坡和坡欖村老人們口述，他們韦姓始祖，原姓韓，为汉代韓信的后裔。最早本来住在山东省历城府益都县糯米巷福堂街，与譚、謨二姓的祖先，結为兄弟。后因韓信被杀，三姓一同避难而迁来广西，并各去本姓的偏旁，韓改为韦，譚改为覃，謨改为莫。韦覃两姓到广西后，其先人曾經住过思恩县，后由思恩再迁至宜山县屬德胜附近的都街，最后才是移居洛东的。至于迁徙的原因，詳情不知，只听聞老輩流传，因为住在思恩县的山区狹小地方，迁到都街也是如此，后来才迁到洛东这片又寬又平的地方来。

至于定居这里的汉族，一些是讲普通話（广西普通話，俗称官話）的，一些是讲汉语方言百姓話（又名土拐話）的。其祖先来源，虽然比較复杂，但据了解几个人口較多的大姓，他們迁居洛东的年代，大致上还是在明末清初。例如，現住大曹村的周姓，据老人們口述，其始祖是从湖南衡州迁来。据寻到他們三世祖周志文的墓碑，上刊死者出生年月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如果据此而往上追溯两代，加上五十年左右，則为公元 1684 年。据此，則周姓迁来洛东的始祖的出生年代，当在清康熙二十年左右。从而可知周姓迁来大曹村的时间，約在康熙四十年以后。又如現住塘冲村的罗姓，据老人們口述，其始祖是从江西迁来的。原姓汪，后改姓罗。改姓的原因他們已不复记忆；据推断，可能是入贅当地壮族而改从妻姓的，因为宜山現在的壮族，罗姓仍复不少。至于迁居这里的年代，据他們第四世祖罗应启的墓碑的記載，迄今已历十五代。如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計算，从迁来的第二代祖算起，約为 350 年。可知塘冲罗姓的始祖定居洛东的年代，大概是在明万历年間。又如現在塘冲村的蒙姓，据宗支簿記載，祖先原籍广东韶州府，后迁居广西田州。因世乱迁至柳州住了一代，至蒙定全才移居洛东。迁来洛东的年代，已无文字記載和口头传说，据他們第五世祖蒙仁美的墓碑刊載，死者出生于清康熙元年，即公元 1662 年，如果从蒙仁美再往上追溯四代，約为 100 年。則他們迁来这里的始祖的出生年代，約在 1562 年，即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左右，假定他在三十岁左右迁来洛东，其时当在明万历年間。又如現住大成村的韓姓，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宗祠碑記上載，他們的始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迁来，第一世祖名叫士科，曾当过粤西思恩县千总；卸职后迁至庆远府东門街居住，再迁而定居洛东大村。迁居洛东的具体年代不詳。只知从一世祖算到现在，共为十三代。据此，則大成村韓姓迁至洛东的年代，和坡欖等村韦姓相同。其实，大成村韓姓，原为韦姓，直到距今約三十年前，該村地主韓向荣，才号召与他共祠堂的韦姓，都改为韓姓的。韓向荣的父亲名叫韦連宗，是当地五十岁以上的人通体咸知的事。至于韓向荣之所以要改韦为韓，也就是以韦姓是

韓信后裔的祖先传说为其根据的。大成村韦姓和洛东其它各村韦姓，祖先的传说相同，迁来的年代也相同，足见他们祖先与壮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不同的，只是大成村韦姓早已不讲壮话，而讲汉族方言百姓话（又名土拐话）；其它村庄的韦姓，至今仍讲壮话而已。

从上述的壮汉两族的祖先来源看，可知现住洛东乡境内的居民，不论壮族或是汉族，都在明末清初从别处迁来，并非当地的土著。其次是定居这里的壮汉两族，由于长期地友好相处，在血缘上早已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住大曹、大成、塘冲、木见的几个汉族大姓，则是周、罗、韩、蒙、程等五姓，除周程两姓外，其中韩姓，本为韦姓，而蒙姓，都是现桂西北一带壮族的大姓，他们现在虽然操着汉语方言，自己承认是汉族，但祖先的渊源，有极大的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而改从妻姓，或是由于汉壮两族杂居在同一的村庄里，最初时乙族的人数少于甲族。乙族不能不学习甲族的语言以作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日子久了，乙族便讲甲族的话了。假如从当地居民的姓氏和他所使用的语言看，这种关系却很显著的。例如：现住大成村的韩姓，原为韦姓，现在讲的是百姓话，木见村的韦姓也讲百姓话，而附近其它各村的韦姓却讲壮话；塘冲村的罗姓讲的是百姓话，而相距不过数里的罗村罗姓都讲壮话；木见村和大曹的姚姓讲百姓话，而龙兴村的姚姓却讲壮话。这些具体事实表明，当地汉壮两族长期以来，友好相处，感情是十分融洽的。而在这种融洽相处的过程中，两者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也必然相互影响而日渐提高。

至于现住洛东的壮汉两族于明末清初迁居这里的原因，除最初定居泵村的韦姓传说是来此开垦之外，如果再从一些有关历史记载来推断，还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可能是当时封建统治者，为了实行“以土治土”的策略，从思恩和德胜一带，征调土兵来这素称军事重点和地当交通要冲的洛东一带立屯防守，其后一些土兵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据《宜山县志》卷三《时政》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庆远知府徐嘉宾在武装镇压了莫大恩、覃海碧等的反抗斗争之后，呈广东巡抚的详文中说：“窃照庆远一郡属，在万山之中，民居其三，侬、佯、伶、侗、瑶、壮六种苗蛮居其七八，古之所称侬蛮，即其此也。苗族犷悍……最为难治。而宜山县属南北西三巢，龙门司与附近府城之清潭、南乡……皆强横不法，较他处为尤甚……。”据此可知，境界与洛东相连的清潭、南乡两处，便是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最为难治”之地。他们除开把清潭、南乡两里，划割归理苗分县管辖之外，再在与理苗分县紧相连接的洛东和三岔等处，设堡屯兵防守，借以保护黔桂的主要的交通路线，也是极其必要的。试看洛东乡的大曹地方，不是设堡，便是设塘汛。而三岔地方，据《宜山县志》记载，由于“逼近龙江，上下皆滩，客船往往被劫，后设外委（按：即千总、把总一类的武官）驻防，患始息。”

再从現住洛东各村的壮族，几乎各个村庄都公共占有一定的峒場，可供放牧、采樵及垦荒种畜之用。而这类各村公共占有峒場的来历，从上举庆远知府徐嘉宾的詳文中，也可找到一些綫索。他說：“查土兵土司，原系給有兵田；再于駐割之所，撥給山地，自行垦种、帮补飯食。”这通呈省的詳文，虽然說的是調拨南丹、那地、东兰三土州的土兵，駐割德胜鎮附近一带要隘的事。但以彼例此，現在洛东壮族各村的峒場来源，很可能是当时官府撥給土兵、作为“帮补飯食”的山地。

第二，据《宜山县志灾祥》記載明朝万历二年（1574）和四十六年（1678），庆远府境内，曾經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瘟疫，接着又是饥荒，当地人口亡死，十居七八。在以往毫无預防传染病的情况下，越是交通要道所在，传染也越厉害。洛东地当黔桂交通要冲，其死亡人数，当不下于其它地区。瘟疫之后，人口死亡过多，則洛东这一段平坦而肥沃的田地，势必有一部分荒蕪，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封建統治者，就可能移民来此垦荒种植，以期对劳动人民进行粮賦的剝削。据喇坡、坡欖两村韦姓老人們口述：“我們的祖，从前原住在思恩，那里尽是山峒；后来迁居到德胜都街，那里也是山峒，地方窄狭，难得謀生。最后才是迁到洛东这个又寬又平的地方来的。”从这段話中，也可听出几分移民垦荒的意味。如果这里人口还多的話，他們迁来，就不可能获得田地和山場，那与住在都街时又有什么分別呢？故他們可能是在瘟疫流行后，这里人口稀少时迁来的。

第三，現住洛东乡的汉族所住大曹、大成、塘冲、木見等四个村庄，不但互相毗連，而且都集中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鎮、大曹堡或大曹驛，以及清代的盐埠附近。汉族之所以集中地住在这个长期以来都是政治、軍事、經濟要点的所在，他們的祖先，必然也和历代封建統治者的政治、軍事有些联系，据推断，他們或是被封建王朝强迫征調戍兵而随軍来此的劳动人民，或是身为統治階級的政治官吏或軍队員目等留居此地，再不然，就可能是因經商到此而定居下来。如果再追溯較远的年代，自从唐代在洛曹山下建立洛封县或洛曹县后，其县城所在地，也必然是外来汉族因政治、軍事或經濟原因而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陆续迁入这个所在的居民，不論是汉族或少数民族，但因杂居的关系，也必須习于使用原住汉族居民的語言。当然，这些后来者却不一定是由于政治或軍事的原因而迁居这里的了。

叁、经 济

一、农 业

(一) 土质与农作物

洛东一带农民，过去计算土地，是以田面产量的虚数作为单位的：即以产多少斤稻谷来定标准，从未用亩数来计算，土地改革后，才以亩为单位。据 1958 年 8 月 25 日统计，全乡耕地面积共 27,842 亩，其中水田（包括烂泥田）16,471 亩，旱田 1,463 亩，畚地 9,908 亩。

全乡田地土质大体上可分七种：其中以黄土为最多，约占总面积 30%；其次是老土、白土和黑土，各占总面积 20%左右；再次是猪屎土和砂土，各占总面积 5%左右。它们的性质是：

老土：深四、五寸。性粘，成团如杯大，小的指头大，土冷不黏脚，不加石灰，易生藻类；撒石灰后泥湿，丝藻散开，才不致于使禾受到包围。不撒石灰，禾苗秋后才发兜，属下等土，主要分布在大安屯近山及村庄附近。

黄土：深二、三寸，呈黄色，黏脚，干燥时不成颗，土瘦，种禾不易发兜，宜下牛粪作苗肥，属下二等土。近山边的田，多属这类土质。但另有一种黄土却比老土较好。

白土：深四、五寸。带白色，干燥时结成块状，湿时滑而黏脚。中等土。性冷，宜下石灰、草木灰等肥料。分布在坡欖、喇坡、涝村村前和洛东圩前，不宜种麦。

黑土：深五、六寸。黑色，属上等土。性软黏脚，但数量不多，此外，另有一种黑土，不肥沃，不宜种稻，但宜种麦。

猪屎土：黑色，融软，深五、六寸，属上等土，但数量很少，只村边田有些。

砂土：表土内夹杂些细砂，故表土寒冷，禾苗长不好，属下等土，但种二苗较好，因在秋收前天气已暖之故。

以上是稻田的土质。

畚地的土质，平壩畚地共有三种，即：黑土，为上等土，带黑色，深度约五寸；白土，中等土，白色，四寸深；黄土，呈现淡黄色，深三、四寸。山壩共有四种土质，

即：黑土，上等土，深四寸；黃土，中等土，深三、四寸；白土，屬下等土，性冷，深二寸；砂土，下等土，性冷，深四寸許。

洛东乡境内的粮食作物，計有稻谷、玉米、麦类及高粱、黃粟、穆子、薯类等。

(1) **稻谷** 这里只种水稻。水稻有粳稻、粘稻和糯稻三种，而每种之中，又有好几个品种。

粳稻(大米)：有大紅粳、小紅粳、白粳和九里香粳数种，产量相当高，百斤田面可产 65—140斤 老秤(100 斤老秤約等于 120 斤市称，下同)，其中以大紅粳为最好，粒大滑而軟，产量較高。顆粒不易脫落。出米成数达 74%左右。

粘稻：有白粘、白花粘、冬粘、紅粘、九工早、百日早(老头苗比九工早較迟收)和矮仔粘几种。白花粘适种冷水(泵水)田。这个品种由湖南传入，先在洛西乡祥馬村栽种，迄今約有五十年了。因当时有个湖南織网工匠到洛西，見当地种本地品种收成不好，第二年他就帶了种子来。試种后成績很好，这个品种便在洛西推广，以后洛东也引种过来，且很普遍。当地农民称它为“湖南老种”。白粘，性粘軟可口，谷粒亦多。出米成数高(磨 80%，碾 72%左右)。冬粘、紅粘均同大禾收，紅粘較硬，酿酒用。

糯稻：有大糯、小糯和冷水糯三种，以冷水糯为最好，易打落粒，米白性軟。

据坡欖屯六十八岁韦瑞金老人說，他們最初种头苗是九工早(插后 90 天收割)，后来換紅梗粘(插后 80 天收)和螞蝗粘。瘦田种紅梗粘，肥田种螞蝗粘。1945 年后，才換这种品种，优点是：(1) 提前收割十天；(2) 产量高，約增加一成；(3) 米較九工早軟而好吃。此品种坡欖屯是从大曹(汉族村距坡欖約 8 华里)引来。

二苗，先种短脚粘，因常生葱(标葱)，不成穗，所以后来就改种高脚粘品种。

(2) **玉米** 有高脚玉米(七月种)、矮脚玉米和紅顆爆卷玉米几种，但后者少数。矮脚玉米又有粘糯两种，二月种六月收，地面百斤产 40—50 斤(老秤)。

(3) **麦类** 分大麦(少种)、荞麦(又名三角麦，有春荞和秋荞两种)和小麦。大小麦亩产都 200 斤左右，荞麦亩产約 80 斤。

(4) **其它谷类** 高粱、黃粟(小米)、穆子等谷类，多种于畲地，为数不多，主要种在一些边角地带，也不重視护理。亩产量一般在 50—100 斤。

(5) **薯类** 主要是紅薯和木薯，多种在旱地和山畲里，耕作也比較粗放。紅薯产量較其它地区为低，亩产很少达到 1,000 斤，一般在 500—700 斤之間。木薯种的更少，产量大致和紅薯相同。

这里的經濟作物，主要有油菜、黃豆、芝麻、苧麻、甘蔗等。

油菜多种于秋收后的稻田里，少数种旱地上。亩产籽約 50 斤左右；另有一种叫大油菜的，茎叶較高，产量則稍高。

黃豆多种在旱地里，也有間种在玉米地里的。专地栽种者，亩产較高，一般可达150—200斤；間种者产量稍減。

芝麻种植数量很少，一般种在旱地里，每年收三两斤，作为一些食品的配料，如和糖春碎作饅粑餡心之类。大量种植来作油料或出卖是极少的。

甘蔗有两种，一种是青皮蔗，一种是紅皮蔗。洛东乡最初只种青皮蔗，何时开始引入，現已无人知道。至于紅皮蔗的引入时间，則是四年前（1955年）的事。紅蔗最先在大曹屯种植，現在許多壮村也栽种了。

苧麻是解放后才从洛西引入的。种植的数量极少。有的人家人手較多，便在园边地角种一小片，每年收获三、五斤麻絲，作为搓绳制鞋之用。

此外，这里的农民，曾經有过开荒地种南瓜的一段经历。以南瓜作为蔬菜 and 作为喂猪的飼料，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几乎家家户户，每年或多或少都要栽种一些。但是大量地种植，却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的几年。由于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口抗战，不断地增加粮賦和其它捐稅；地主也乘机把他們的賦稅負担，轉嫁在农民身上，更加重田租剝削。許多貧苦农民，至此已到了无以为生的困境，他們抛荒了自己的小块土地，或是退回了向地主租种的水田，逼不得已而去山上开荒，借以抗繳賦稅。在开荒地上主要是大量地种植南瓜，或是在南瓜地里間种一些玉米；荒地經种两年以后，第三年便可种植黃豆。当时的市价是：五担南瓜可換一担稻谷；一担黃豆可換两担大米。

洛东乡农民常种的蔬菜，品种也較其它壮族地区为多，瓜菜类有南瓜、冬瓜、水瓜、苦瓜、絲瓜等；叶菜有芥菜、調羹白菜，包心芥兰、包心白菜等；此外还有豆角、葱、蒜。这些蔬菜在这里普遍栽种，已有80年左右的历史。

从农作物品种增加与改变情况来看，可知这个地区汉壮两族劳动人民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是十分显著的。因此这个地区的壮族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附近汉族沒有多大差别。

（二）生 产 力

1. 劳动力

这里的壮族人民同其他地区壮族人民及其他兄弟民族劳动人民一样，互相帮助是他們传统的习惯和崇高的美德。据老人们說，早在60年前，这里的劳动人民就有着“換班”（即变工）的习惯，如《宜山县志》說：“宜山貧民，喪葬相助，如甲有喪，乙为之資；乙有喪，甲为助之，名曰結孝。”如遇到家庭建造新屋或是婚喪等事，同村和亲友，都自动前来帮助，主家只供飯餐，不需什么报酬。在未去帮助前，都事先詢問主